

玛西亚·缪勒著 曾东京译
缪勒女性侦探小说系列

Marysia Muller

玛西亚·缪勒
女性侦探小说系列
世界畅销书
金库

图发湖的秘密

Ma was sitting in the rocking chair in my parlor when I arrived home, a fire going and with Ralphie and Allie on her lap. When she saw the condition I was in, she half rose, dumping the fire on the floor. Allie let out an in-

北京)

"These are the kind of books you don't ever want to end . . . The words Muller uses to convey the stark beauty and desolation of the area are worth a thousand pictures, and the people who inhabit her books are finely drawn."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宫 超

图发潮的秘密

〔美〕玛西亚·缪勒 著

曾东京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31,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80511-933-3/I·211 定价：7.6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前 言

在西方,侦探小说历来以男性占优势。不仅侦探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多半为男性,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侦探,也基本上是男性。至于女性,往往以受害者或男凶犯合谋人的身分在作品中出现。虽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古典侦探小说和现代硬派侦探小说中,也曾出现过少量女侦探,如30年代英国著名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乡村女侦探马普尔小姐、50年代美国作家吉·菲克林所塑造的私人女侦探霍尼·韦斯特。但是,即使这两位比较有影响的女侦探,她们的形象也都没有脱离男性附庸的窠臼,因而没有能够像许多成功的男侦探形象那样,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1977年,美国女作家玛西亚·缪勒的处女作《埃德温铁鞋》出版了。这部描写某古玩店凶杀案的侦探小说的主人公——莎伦·麦科恩,以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全新面貌出现在侦探小说领域。她既有超越一般女人的杰出才能,又有普通女人的七情六欲。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现代女骑士”,读者的神经一下子被牵动了。霎时间,《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

赞扬文章，大西洋两岸响起一片叫好声。一批又一批女作家闻风而动，紧追玛西亚·缪勒，创作以莎伦·麦科恩为模式的女侦探系列小说。从而，在本世纪最后20年掀起了当代女侦探小说浪潮，把西方侦探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玛西亚·缪勒，则是这个新阶段的开拓者。

玛西亚·缪勒，1944年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她18岁入密歇根大学，先后获得英语学士和新闻硕士学位。毕业后，她推销过杂志，担任过政治经济著作评论员，还当过自由撰稿人，但她的兴趣始终是侦探小说。1977年，她尝试创作女侦探小说，并一举获得成功。在这之后，她和后来成为她终身伴侣的当代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比尔·普龙兹尼一起编纂女侦探小说作品集和论文集。1981年起，她从事专业创作，迄今写有莎伦·麦科恩和埃琳娜·奥利弗雷兹这两位女侦探的系列长篇小说二十多部。这些小说均为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1993年，她荣获美国私人侦探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翌年，她的小说《阴影中的狼》又获爱伦·坡最佳犯罪小说提名奖和安东尼·鲍彻奖。目前，她仍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

就玛西亚·缪勒的作品分析，莎伦·麦科恩这个人物的塑造大致分三个阶段。一、《埃德温铁鞋》及80年代初问世的《对这些长片打问号》、《柴郡猫的眼睛》、《驱逐黑暗的游戏》等作品描述了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莎伦·麦科恩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个

普通家庭，具有八分之一的印第安人血统。起初她在百货店工作，不久调到保安部门。嗣后，到伯克利大学攻读社会学学士学位，并经过几番周折，又恢复原先的行业，在旧金山一家最大的保安公司当职业侦探。她选择这个工作，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和维持生计。最后她看中了颇有自由氛围的众生法律事务所，在该所长期担任职业侦探。她工作勤勉，不畏劳苦，法律观念强，乐于与警方合作，凡是接手的案子都要查个水落石出。她单身未婚，但也结交性伙伴。她的爱情观是建立在女权主义基础上的。二、接踵而来的《白衣骑士》、《刀光剑影》、《黑星》、《变本加厉》、《风眼》等作品赋予了莎伦·麦科恩新的案情和新的遭际。在此期间，她个性最大的变化是增强了对侦探工作的道德感和使命感。她每每为身不由己地卷入复杂、危险的案情而感到懊悔，但又无法割舍对受害者的同情。结果，只能强迫自己接受一个又一个挑战。在侦破技术上，她也比以前更加成熟。不管她的对手作案手段怎样高明，但还是在她手下原形毕露。三、就是此次翻译出版的作品：《街头枪击案之谜》、《图发湖的秘密》、《鸽房女尸案》、《阴影中的狼》、《爱之祸》。这五部小说均于90年代出版。如果说，以前的作品着意刻画了莎伦·麦科恩的成长和成熟，那么这一阶段的作品则特别强调莎伦·麦科恩的大智大勇和坚强不屈。在这些书中，这位带有女权主义烙印的“现代女骑士”活动场景不受局限，案情时间跨度很大，案情本身也极其复杂、极其危险，因而人物形象也更显生动

丰满。

毫无疑问，这时的玛西亚·缪勒在创作上日臻成熟。她对侦探小说的结构布局和情节设计驾轻就熟。她频频让主人公置身于险象环生、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作品充满了紧张的悬念。人们往往会跟随主人公身临其境、跌宕起伏，直到最后案情真相大白，才会轻松地舒一口气。然而，人们始终不会觉得莎伦·麦科恩是个“超人”。这正是玛西亚·缪勒超越一般侦探小说家的高明之处。除此之外，这些作品的社会容量也明显加大，从而增加了思想深度。在阅读、欣赏这些书时，人们无疑会感受到50年代美国当局围剿进步势力的恐怖，也肯定会领悟到70年代美国民众反对越南战争的心绪，而且对于当代美国存在的暴力、婚姻、环保、移民和企业危机等诸多社会问题，也会有所深思。正如玛西亚·缪勒本人所说，她写侦探小说不是纯粹给人消遣，而是试图运用这种众所喜爱的小说样式，通过女主人公一系列曲折经历，反映当代美国的若干社会问题。

介绍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系列及其代表作家玛西亚·缪勒，在中国大陆是首次。由于这次推出的小说是这位代表人物在西方最有影响、最热门、也最为流行的力作，读者一定会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并通过它对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有所了解。当代西方女侦探小说是当代西方通俗文学的主要支柱。引进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对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畅销小说的创作也是个促

进。为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为繁荣我国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也是我们翻译这套系列小说的初衷。

黄禄善

1997年元月于上海大学

第一部 加利福尼亚,图发湖

1

图发湖位于加利福尼亚东北部山区中的荒原。山峦与图发湖之间的平原上,屹立着一些苍白的图发石塔。这些由地下水矿物质凝固而成的石塔,是人类滥用环境资源的无声证明。它们本来是淹没在水里的,由于图发湖的支流被南加利福尼亚的千万个自来水水龙头和游泳池所虹吸,如今暴露在世人面前;那些仍然沉在湖水中的石塔,则形成岛屿。迁徙的鸕鶿和鴛来岛上筑巢、繁殖,饱尝湖中鲜美的咸水虾。平静的湖面上倒映着荒原天空多变的色彩。

尽管附近有公路和湖边小城弗农镇,但这里仍是个十分寂静的地方。十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去那儿,站在湖岸上,想象着这里 100 年前是多么静谧,而将来的几百年后又将会是怎样的情景。一只鸥鸣叫着腾空而起,这鸣叫像枪弹声一样在周围的群山之间回响。

我离开湖边，走上通往柳丛旅馆的岩坡。柳丛旅馆共有六座小木房，外加一个主楼，用深褐色木头建成，配有绿色构图屋顶和百叶窗，掩映在杨柳树丛之中。

走上台阶，我穿过最左边一栋小木屋的回廊，走进小起居间。这里是安妮·玛丽下榻的小木房。我也将在这里过夜。虽然屋内的摆设有着乡村避暑山庄的风格，但也有着久无人居的霉味。我一眼看到安妮·玛丽写的便条放在咖啡桌上，“我去李·维宁，跟莫诺湖委员会一个成员谈话，大约五点半回来，我们在泽尔达见面。”

现在是四点刚过。我从我的周末旅行袋里拿出我喜爱的绿色毛衣，换掉了身上的淡色短袖圆领运动衫。我梳了头发重新扎起马尾辫，然后抓起旅行袋和车钥匙。我的通用牌汽车就停在主楼前。

威廷顿夫人，柳丛旅馆的女老板，正在修剪一些长在桶里的菊花。她看到了我，伸直了腰，向我微笑。那是张被太阳晒黑的、和蔼可亲的脸。

“屋子怎么样？”她问道。

“非常好。”

她满意地点点头，“在这儿，你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屋子，再说租金也很便宜。你的朋友对我们的安排也很满意，当然，我很高兴有她这样的房客。他们带来了律师，这说明那些人对于这里正在恶化的事是很认真的。”

“那些人”是指加利福尼亚环境保护同盟；我的朋

友是指安妮·玛丽。她已经长久脱离旧金山众生法律事务所，不再充当他们的首席法律顾问。

我说：“我想，湖区盆地的湖水改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吧？”

“改道的事？哦，当然解决了。州里大概把买我们水收的钱付给了湖区。”她摇摇头，“不，那不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金矿。”

“金矿？”

“石谷外，那儿，”她朝东方挥动着剪刀，“那儿，普鲁玛斯维尔在18世纪晚期是一个很兴旺的城镇，20世纪初以来逐渐衰败了。从那时起，总是有一些探矿者待在山谷里，现在一些外国公司掌握了矿权，想要大规模地投入生产。”

“这里的人怎么想？”

“见鬼。对本地产生的后果就是噪声和空气污染，毁掉上帝创造的一切。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而那该死的外国佬会得到黄金。”她向四周看了看，脸呈悲色。“每天晚上我都祈祷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但无法确信上帝是否听到我的祈祷。”

“应该听到的。”我安慰道。

也许，外国金矿业产权的侵入就是安妮·玛丽要我周末来这儿的理由。当我告诉她，我只能为她奉献周末时间时，她笑了起来，说：“我确信，你的老板为了我是可以通融一点的。”这，我相信，因为汉克·赞恩是我们众生法律事务所的挂名老板，又碰巧是安妮·玛丽

的丈夫。

威廷顿夫人忧虑不安地看着我。于是我说：“我确信，环境保护同盟为挽救图发湖作了种种努力之后，是决不容许图发湖再被糟蹋的。”

“那就好……”她耸耸肩，然后向她的菊花转过身去。

我开着从旧金山开来的通用牌汽车，驶上公路，左转弯沿着图发湖畔向弗农镇前行。我经过了一个拖车停车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简易房子。接着，大路两旁出现了加油站，便民店，自助洗衣店，比萨饼外卖店和汽车旅馆。在水边租船处附近，就是那家拥有鸡尾酒、牛排和海味的泽尔达餐馆。毫无疑问，安妮·玛丽在纸条上提的“泽尔达”指的就是这里。我停了车，去寻找环保同盟临时指挥部。要找它很容易。一面印有同盟标志（一朵明亮的橙黄色加利福尼亚罂粟花）的旗帜，挂在台阶的一侧。台阶的另一端，停着一部陈旧的摩根车。看不到安妮·玛丽的休巴鲁车，我决定到里面去问问她在哪里。当我走近时，从里面传来嚷嚷声，语调愤怒。门突然打开，一个女人跑了出来，冲下台阶。这是个小小个子女人，三十六岁左右，穿着破旧的劳动布工装，褐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圆脸黝黑而粗糙。尽管她身材不高，但身体坚实有力。她到了台阶下，转向仍旧开着的门，举起一只捏紧的拳头，叫道：“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一个瘦高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被逗乐了，说道：“莉

莉，你变得太有教养了，很对我的胃口。”

“滚你妈的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那男子摇摇头。“那儿你再去一次，再跑来花言巧语地哄骗我。”那女人愤怒得发抖。她跺了下脚，然后转身，跑向人行道。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听到她嘟哝道：“该死的狗娘养的杂种！”

那男子仍站在门口，咧着嘴笑。他对我说：“你不得不钦佩她对英语的理解力。”

“呃，是的。她是谁？”

“莉莉·尼克尔斯小姐。他们叫她老虎莉莉，因为她好斗。她认为探矿者要讲现实。”

“她是个探矿者？”

“是的，莉莉是石谷最死心眼的矿工。”

我朝公路看去，莉莉正爬进一辆风尘仆仆的棕黄色吉普车。

那男子问道：“你在找人？”

“是的，找安妮·玛丽。”我走到台阶脚下向上望。

他年龄跟我差不多，模样很吸引人，长着鹰钩鼻子与下垂的胡子，深金黄色鬃发披到了旧绒面革茄克衣领上，棕色的眼睛富有激情，这使他面容不足的地方得到了弥补。

“你是她的侦探朋友，莎伦·麦科恩？”

我点点头。

他又说道：“安妮·玛丽去李·维宁还没回来。”

“我本来就估计她还没回来。”

那男子走出拖车活动房，关上门，然后锁上。当他大步走下台阶时，问道：“安妮·玛丽要你跟她在泽尔达碰头，你知道吗？”

“是的，她在小木屋留了便条。”

“好，她想先跟你私下谈谈。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回这里碰头。”

“所有的人？”

“唔，你，我，她，内德·桑德曼。那就是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主要成员。”

听起来，这事就像地下工作一样。“你现在不能告诉我有关的一些事吗？”我问道。

“安妮·玛丽应该是向你介绍基本情况的人，再说我现在有事。”他迈着大步走向那辆摩根车。

“喂，”我叫道，“你叫什么名字？”

“海诺·里宾斯基。”他在引擎的喧闹声中叫道，“你也可以叫我海。”

多奇怪的名字。

摩根车咆哮着离开，向公路驶去。我发现贴在汽车后保险杠上的一幅标语：“拯救图发湖就是拯救鸟类。”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看了下手表，才4点40分。嗨，到这里短短的四十分钟里，就遇到三个很不同一般的人。图发湖真是个谜一样的地方。

我回到通用牌车上，准备用从现在到5点半的这段时间去游览附近的景点。

我首先想到去探访大湖南端的阿尔卡里平原。那儿矗立着图发石塔林。在加油站，我停下车，问了去图发石塔林的方向，然后循着镇外一条没有标志、没有铺筑的灰白色大路驶去。

大约驶了一英里，大路向北转弯，在离湖岸约一百码的岩石回转场中断了。我在那儿下了车，徒步前行。这儿的地上覆盖着白色粉末，虽然我的运动鞋没有扬起什么灰尘，但我的牛仔褲腿已满是灰尘。

在我的前头赫然呈现一片形状离奇的化石林。石塔孤独地矗立着，多节的分枝高竖着，被夕阳染上了粉红色和金色。干枯的蔓藤缠住它们的主干，地松鼠在枯藤丛中蹦跳，寒风扬起了白色尘埃，在石塔林间呜咽。图发湖真如我预料的那么美丽，那么神秘。

我在石林中穿行，不久就到达了湖边。太阳已经沉没到西边群山背后。湖水由深靛色变成了微弱的粉红色。水鸟在涟漪起伏的湖面上游来游去。湖中的岛屿高高耸起，就像黑色的城堡。

我跪下来，把手浸入湖水，湖水冷得像冰一样。我捧起水，尝了尝，又咸又苦。我站起身看着四周，努力想象这里史前时代的景色。

我恍惚看到在约五十码外的巨岩旁有个影子闪动了一下。我连忙朝那儿注视，但在快消退的日光中什么

也没看到。然后，有一种在松软的灰土上拖脚行走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我立刻绕着石塔奔跑起来。可是，除了阻挡我视线的巨大岩石外，一个人也没有，连那拖脚行走声也没有了。我正感到困惑，那拖脚行走声又从更远的西方传来。

我耸了耸肩，心想，这也许是一个来此欣赏荒凉景色的人，受了我的惊动；也许是我把幻觉当作了现实。

突然，一阵引擎的轰鸣声撕破了寂静，它来自那脚步声消失的方向。接着，一辆方形状的车子，从岩石后面疾驶而去，加速越过平原。

我跑到自己的车旁，但那辆车已驶上公路向北驶去，追不上了。

泽尔达小酒店是一座由多节松树搭成的房子。黑夜已经降临，屋顶的霓虹灯已经大放光彩。停车区很快填满了小车、吉普车和小卡车。我注意到镇上没有其他餐馆，因此我推断这里是弗农镇官方人员经常聚集的地方。

餐厅的左面是个跳舞场，并设有乐池；右边是个休息厅，人们在那儿围着酒吧桌。我看见安妮·玛丽坐在那儿，正守着她旁边的一把靠背椅不让别人抢去。她身材苗条，穿着牛仔裤和劳动布外套。她已给我要了一杯白酒。

“喂，”当我走近时，她叫道，“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对不起，”我坐进那张空椅子，“我在旅行，然后准备打道回府，你好吗？”

“不错，就是很疲劳。我正在进行圣战，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安妮·玛丽是一位妇女运动和改革现状的斗士。她到这里来以后，人比以前胖了，优雅的脸上有了健康的色泽，一双蓝眼睛闪闪发光。

我说：“那么就告诉我有关圣战的事吧。今天下午我在贵同盟活动房旁碰到一个人，他把事情说得很神秘。”

“哦？谁呀？”

“海诺·里宾斯基。”

“啊，海。”我正要询问有关海诺的事，她补充道，“我们在晚餐时再谈论这一切。现在我想知道家里怎么样。”

“唔，没有多少好告诉你的，”我说，“你走了以后，汉克对你大发脾气，我们都附和他。雷——”

“我知道众生法律事务所正发生什么变化，每隔一个晚上我就与汉克通话。我想知道的是，你有什么新动向。”

“你是指乔治和我？”

她点点头，狡黠地笑了笑。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乔治·考斯塔考斯是我的情人。他用半年的时间把与前妻的关系处理妥善后，现在重又回到我身边。这次回来后，他要我搬去跟他同

住。可是，我很犹豫。

“哈，为什么呢？乔治是个很好的男人。”安妮·玛丽说。

“问题在于我自己。”我说，“我确信他很想要个孩子，想弥补他失去爱女的缺憾。”

“喔。”安妮·玛丽沉重地靠回椅子。她不喜欢孩子仅次于不喜欢猫。她原以为我为了两只小猫拉尔夫和爱丽丝而不肯与乔治同居，感到不可思议。

“你明白吗？”我说，“我已变得太老太自私，不想要孩子。我太喜欢自由与自己的工作。有了孩子我能干什么呢？把他拖到众生法律事务所，丢在我办公室的角落里？在外出监视目标时，把他带在小车里？”

“可以由乔治看管嘛。”

“不要对我说他能负起主要责任，他的书正要出版，他的精力要高度集中在工作上。”

“那可以日托。”她说。

“哦，好吧。我并不是不喜欢孩子。我有 11 个侄子侄女，我爱他们，每年为生日和圣诞节，我开出 22 张支票。他们定期在我面前出现，要我带他们到外面去吃饭，要我带他们到海洋世界去玩。我已准备对下一代尽我的责任。”

安妮·玛丽笑了笑，说：“对于这个问题，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你不必对我说明你的情感。”

我们开始用晚餐，吃着煎金鳕。安妮·玛丽边吃边